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六

畏民上

○易屯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陽爲貴陰爲賤初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如是則群陰歸從之以濟屯難故有大得民之象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君下視其民而不恤民斯遠矣以貴下賤近民之謂也故上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矣非畏民之君其能然乎

○書大禹謨帝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命大禹之言元后大
君也欽敬愼謹也可願謂人心所可願欲之
事謂善也終絶也舜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
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是君誠可愛也君
非民則誰與守邦是民尤可畏也其可以不
敬乎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
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
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不得其[illegible] 至於
困窮則君之天禄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

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夫君之與民義雖相須而民尤爲重不可不畏也人君知其可畏則能保其可愛否則可愛者不足恃矣夫禹以大聖帝舜所以戒之者如此況後世之君其可恃尊位以忽民哉

○虞書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陳謨於舜欲其敬民也

威古文作畏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天也下民也敬者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者謂人君也皋陶言所謂天之聰明者非別有他視聽也即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聰明所謂天之明畏者非別有他好惡也即民之好惡便是天之明畏所以然者蓋由天人同氣上下一理通達流行更不分別故記亦曰人者天地之心民心所存即天心之所在故忽乎民即慢乎天也民若可忽也天顧可慢乎有天下民社之寄者可不知所以敬乎民而敬乎天哉我

朝戒石之詞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盖亦有見
於此矣伏願
聖明體皇[illegible]之言鑒
祖宗之戒若畏小民以承
天心幸甚
○夏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
臣若水通曰此五子述禹之訓也皇大也君
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殊分以情而言則
一體相須故勢疎則離離則下情親則合合
則近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

本本固而後國安其可以下之乎夫惟其勢
之不侔故難親而易踈惟其情之相須故可
親而不可踈親則民心歸歸則共戴而爲人
主踈則民心離離則孤立而爲匹夫矣故曰
民惟邦本譬諸草木必先有根而後有幹而
後有枝葉詩曰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周書
曰畏于民嵒爲人主可不存畏民之心乎
○夏書五子之歌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若水通曰此亦五子言以警太康之語予
五子自稱以寓警太康一能勝予者謂君失
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皆可以勝
我也三失者言所失者衆也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者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是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以朽索而馭六馬以喻其民心
之難收爲可畏之甚也愚夫愚婦人君孰不
以爲可罔也然得其心則得天下失其心則
失天下故黎民咸貳太康之所以失位也一
能勝予之言豈不可驗且民心之怨其上敢

怒而不敢言豈待其昭著而後知之能於事
幾未形之時圖之則能銷其變亂於未然若
其已成則噬臍何及雖悔何追君人者可不
敬畏之哉五子此言最爲迫切哀痛萬世君
人者所宜深玩猛省也

○商書太甲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后君也
胥匡相正也辟君也言民非君則強凌弱衆
暴寡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孤立於上誰
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又不可無

民君民一體相須如此爲人君者可以不敬
其民乎
○商書太甲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民
順之則向逆之則背何有常懷惟有仁者則
懷之蓋仁者心之生理與物同體痛癢相關
得乎民心故民懷之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爲人君者可不體仁以懷天下之民哉
○周書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矜憐也言
天矜憐於民凡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如民好

善天則福其善民惡淫天則禍其淫故民欲
亡紂則天意去商也必矣是故明君不畏方
張之強敵而畏大可見之民心民心即天地
之心也其可忽乎

○周書康誥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告康叔之言最切於君
道夫人主一不愛其民皆由視民與吾身有形
骸之隔故痛癢不相關苟能視民之不安如
疾痛之在乃身則將無所不用其愛矣此大
君宗子之責聖人一體之仁誠不可以一不敬

也又言天命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雖
大可見而民冣爲難保若如痌瘝乃身則
誠矣將見歟求之民可保而可畏之天命亦
輔之矣盡心一有如上文痌瘝乃身至誠惻
怛而無一毫虛假之謂自安則不便於民好
逸豫則有妨於政凡此皆不能盡心故又繼
之曰無康好逸豫爲人君者先戒逸豫然後
能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視民如傷能視民如
傷然後能保難保之民而天命歸之矣可不
加之意乎
○詩唐風揚之水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見民情之向背不常可畏也桓叔將以傾晉晉人作詩興起揚之水而言我亦聞其有命而不敢以告人也何哉蓋以晉微弱而沃盛強晉人不克胥匡以生故欲叛而歸之聞其命而不敢以告者爲之隱也爲之隱者欲其事之必成也嗚呼人情至此亦甚可畏矣以此觀之人主有國家者苟不能及時脩德強仁以庇其人民惟昏淫自肆徒以奄奄之氣而欲繫將散之人心不亦危哉故叛晉者固國人之罪而不能強於自治以爲國人之主者晉侯亦不得辭其責矣

此爲君者之所宜鑒戒也

○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臣若水通曰此詩頌高宗之德能畏民以受
福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以可
畏者以其心也君之所以畏民者亦以同此
心也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弗敬此詩言上天監
視於下非有耳目好惡也蓋以民心即天心
下民則甚可嚴畏也故高宗則不僭不濫不
敢怠遑蓋以民雖至愚心與天通吾賞或僭

是喜違于民也吾刑或濫是亦怒違于民也吾怠遑自恣是欲違于民也違民心者民心亦違之民心違之即天命違之矣高宗畏民之心如此即所以畏天也故天命于下國而大建其福天人交相與也高宗畏民而受福如此則後之人主忽民自尊恣其喜怒妄行賞罰民將叛之而天禍至矣古之聖君不敢侮鰥寡虐無告豈非謂天命耶

○春秋莊公八年秋師還

臣若水通曰甚哉莊公之棄其民也莊公八年春師師以次郎夏及齊以圍郕歷三時而

秋始還焉夫民吾赤子也驅之於鋒刃之間固已置之死地矣又久之以困苦是自戕其赤子也可謂仁乎民罔常懷懷於克仁使三軍懷不仁之怨則赤子皆敵國也一念向背之間爾可畏非民乎民可畏而不畏甚矣莊公之不仁也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臣若水通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

閔雨者有志于民者也夫國以民爲天民以
食爲天知天之天者昌不知天之天者亡僖
公憂民之憂惟懼民之失其所天君不能以
獨存也謂非有愛民之心者能之乎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溺於民夫民閉於人而有
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
慎也

臣若水通曰人與天對天則理人則欲也閉
於人者閉塞於人欲也鄙心者鄙陋之心也
雖閉而鄙然至愚而神也故可以誠敬感以
血氣用事也故不可以慢易治若慢而縱欲

而無敬愛之心斯亂亡繼之矣故曰易以溺人也夫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溺舟故水可畏也民尤可畏也古之君子所以顧畏于民嵒者其以玆哉

○緇衣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若水通曰宇宙一氣也君民一體也故君爲心民爲體心與體一也心莊以肅則容體舒且敬矣不容間也故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君之所好民必從焉心之全非自全也體全

故也心之傷非自傷也體傷故也君之存亡
以民心之存亡也一體而已矣知其體一所
以仁也仁則民安而君安矣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百姓

臣若水通曰夫敬者德之聚也敬則合內外該
心事通衆寡物我而盡者也言約而義盡齊
家治國平天下盡之矣故安人安百姓一越
乎脩己以敬之一言而盡之爾子思曰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其亦有得於此乎此有人民

百姓之寄者之所當知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若水通曰恒人之情莫不以君爲貴民爲輕也殊不知社稷所以爲民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有民也故無民斯無君矣無君斯無社稷矣戰國之君率禽獸而食人肉至於爭城爭地則糜爛其民而不恤焉非惟有害於同體之仁其於固本寧邦之計亦踈矣孟子之言雖爲當時發實爲萬世任民社之寄者告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六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七

畏民下

○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臣若水通曰遷都大事也在書稽諸人神至再至三而後舉孟子亦以太王之去岐爲不得已蓋民不可以輕動邾文公之遷繹雖未

知其得已與否觀其稽諸人神者始欲以民之利爲利終欲以民之命爲命其利其命無非爲民其仁也夫彼徒犬羊其民者烏足以語此

○國語周語召公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臣若水通曰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猶

口之宣人心而言善敗廣平曰原下隰曰隰
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善謂民所善者敗謂民
所惡者阜厚也與語辭能幾何言不久也夫
人君考德必聽於民故百工陳諫庶人傳語
當使之宣其情而勿壅也厲王乃使衛巫以
監謗是壅民之口民將叛之亡無幾矣爲人
君居民之上者愼勿壅其口以自潰也

○周語内史過曰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

臣若水通曰内史周大夫過其名用用其財
力也人君臣妾兆民貢賦萬國以勢視之何
者非其所當用財者民之心也失其民則失

其心矣而欲用其財可得乎傳曰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曰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是故慈保惠懷薄斂輕
徭親民之謂也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雖
欲利將焉利哉內史過謂求用先於親民此
真君天下者所當法

○周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
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
後庇焉則能長利

臣若水通曰回邪也加猶上也先諸民先求

民志也庇猶蔭也謂先安民然後自蔭也
利長有福利也夫人君居九重之上故常有
輕視下民之心則凡縱欲以害民者無不至
矣惟聖人之心能畏于民嵒而不敢忽故有
不可上不可加之心則知所以畏矣傳曰得
乎丘民而爲天子有天下者可不懼乎
○漢和帝永和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侍御史魯
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
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令始徵發而大
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

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君者體上天子惠之意而致之民者也則夫惠鮮子育如父母之愛子不傷其力則民心可得而天意亦可副矣苟以徵發而傷民之力棄民之命其不逆天矣乎噫魯恭之言其可謂知重民者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者食民之力民者賴君之治

君而非民民而非君皆不能獨生是上下相
須以爲命者也然民徒知畏君之勢而君不
知畏民之勢此所以以私滅公民心不服而
危亡至矣高祖之言真可爲萬世人君之戒
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八月魏徵曰臣觀自古以
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
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
悔之於已失之後也盖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
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
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故保天禄在於裕民裕民在於敬脩可願可願者善也天理也人君不脩其善端則天理日滅縱欲日甚民生日困饑寒日迫愁怨日生其相去而爲盗也必矣君位其可保乎魏徵謂脩於可脩之時是矣獨未聞其引君當道志於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爾爲人君者尚當正其本焉

○後梁均王龍德二年十二月晋王李存勗以魏博觀察判官晋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晋王以讓司録濟陰

趙李良李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脩何敢預我軍事李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臣若水通曰孟軻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財者民之心晉王方謀攻取乃急於征稅而不愛百姓是欲用民力而先傷民心也倒戈之禍皆鹿臺鉅橋傷心之民爲之也可不畏哉後之爲君者宜鑒李良之言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臣若水通曰君道以堯舜爲至治道以唐虞爲至仁宗立碎通天犀以療民疫此即宣王不忍觳觫之心足以王矣使當時有能將順其美推召災之由而反求致中和之道則堯舜可爲矣況天下之疫或有如京師而通天犀亦不能盡天下之藥劑也邪遂使帝心以此爲至左右以此爲難仁宗之不得爲堯舜

者其無格心之臣矣

○賈誼新書曰君子之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臣若水通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公是公非其可畏哉是故君子之澤沒世不忘何其長也小人之禍時日曷喪何其速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吁抑孰知惟日不足者乃自促其禍也邪

○劉向說苑曰武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若何其無懼也

臣若水通曰民心之向背善惡而已矣所謂善者敬忠信而已矣所以行敬忠信者臨深履薄之心而已矣書曰兢兢業業其謂是乎人君恒存兢業之心則能敬忠信于天下之民而民歸之矣否則民將不背而爲仇乎宜武王聞之而發懼哉之嘆也歟

○韓愈曰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

臣若水通曰民之爲盜非天性然也饑寒迫之也民之饑寒非自致然也賦斂剝之也傳曰文王視民如傷夫如傷者如傷已也書曰痌瘝乃身使爲人上者視民之饑寒如疾痛之在身視民之傷如傷已焉則必不至於暴斂以自傷痛矣夫痛癢不相關謂之不仁也是故惟仁君然後能畏民矣

○宋儒程顥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

正而夕乞分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謬之有

臣若水通曰記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子之愛天性也誠心而愛敬之則志意嗜欲未有不得者也若夫喜怒之私先横於胸中則刑及無辜而爵及惡德者將無所不至矣豈直錯撻人而已哉此忽民而不知愛敬者之咎也

○程顥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
常愧此四字

臣若水通曰視民如傷此文王之所以聖也
如傷者如傷己也夫如視民之傷如傷己焉一
體之仁也仁之至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
仁語曰不仁便是死漢不知痛癢痛癢相關
此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爲人君欲師文王
者當因程顥之言以求惠鮮之仁則仁不可
勝用矣

○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云百姓窮蹙日以加
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

自足者蓋寡司牧者負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隳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提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困極則怠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餒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寔繫於此

臣若水通曰記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民猶水也水能載物亦能溺物故君之防民如防水也防之於未潰也易防之於既潰也難語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其防之至也夫

○張栻經筵講畢復進有云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爲之主人主不以此爲職分以何爲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

臣若水通曰物我一體天之道也故其感應
也如響君之於民也其心聚則民心亦聚其
心散則民心亦散所謂至愚而神者也書曰
元后作民父母有父母之心則無念而不在
民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民焉有不父
母其君者乎是故得爲元后者得父母之道
也得父母之道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
心也得民心者得吾之心也爲大君者可不
念乎

○國朝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

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

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
事則鮮有知之者盖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者
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撫寖薄所以然者
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
離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
長久者以此而已

臣若水通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民以
爲讐則后非其后矣故得乎丘民爲天子失
乎丘民爲匹夫矣不亦可重乎不亦可畏乎

書曰弗畏入畏故在於人君一念之微爾君
心知畏仁以撫之則戴之爲君君心弗畏不
仁以虐之則叛而爲讐自古之治亂興亡未
有不在是也
皇祖諭宋訥及此真知君民一體而得興邦致治
之本爲萬世之所當法也歟
○洪武十八年七月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
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屛息比歲豐登民皆安
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
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
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徒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
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
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
爲政也
臣若水通曰傳云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皇祖心常在民每問安否可謂竭仁心矣猶欲施

於綱紀法度之間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乎惜乎當時侍臣不能將
順其美而徒以諛言進也
聖明統理民物尚當以
聖祖之心爲心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
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
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爲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

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爲太平無事
臣若水通曰君民一體民安則君安民危則
君危其相關有如此者後世昏主以秦越視
之不亦異乎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
我
太宗皇帝方歲云暮念及軍民安否而不敢以太
平自居所謂視民如傷者耶其仁天下之心
何其至哉
聖子神孫萬代當鑒也書曰欽若先王成烈以休
于前政惟
聖明留神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七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八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盡之矣

正心上

○易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臣若水通曰咸也者感也咸卦取象諸身人
之於身也無不兼知則亦無不兼感也九四
心也心也者無感不通者也以陽明居正故
爲貞吉貞者心之本體天理也感通之道也
以貞而感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
無情公而溥也無有不感則無有不應吉而
悔亡也悔生於私心體虚明憧憧則私矣物
累而不化將迎而無窮也感之私而應之者
亦私朋比之從也故繫辭傳曰天下何思何
慮思慮者憧憧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一貫之道也貞也貞則感而遂通矣憧憧者

心之不正也

○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臣若水通曰同人者同於人也同於人故能通其志上乾下離故有文明剛健之象五二皆居中位正故有中正而應君子正道之象夫文明者虛靈也剛健者直方也中正者不偏倚也同德而應信也是虛靈方直而不偏心之本體所謂天理是心也人人之所同有也心同則志同而無不感通矣盖君子之心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故視千萬人之心猶

己之心也以一己之心推之千萬人無間也
所謂同人于野是也人皆有之特君子不失
其正爾

○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不正宜有悔以上
近剛明而下皆順從故悔亡然其離體高明
以照羣陰故能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
而無不利也夫患得患失者陰邪之人也私
小也非公正之心也若夫君子之心廣大而
高明則失得非所恤矣以天德而行王道如
天之覆也地之載也功深而恩不露澤溥而

民不知吉無不利也非聖人之心廓然大公
者烏足以語此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有損之象
也君子體此必損其身心之所當損者忿與
欲是也忿欲之害心也大矣必損之而後可
合道故武王曰危於忿懥失道於嗜欲也夫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人欲不消則天理不長
懲之窒之則心之本體復而天理全矣懲與
窒非强制也如塞水者窒其源也常存此心
體認天理有見則私意退聽矣不然愈懲而

愈奮愈窒而愈生則能免於私欲之害者幾
希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旡咎

臣若水通曰艮止也背者一身之止者也艮之止者必如背之止斯爲止之至也夫性之至善無間動靜然人心於止之時則皆至善天理斯存動而有不善而天理滅矣故君子之學動靜皆定所謂艮其背則止其止矣然必內外兩忘人已不見然後能止故不獲其身內忘已也不見其人外忘人也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夫然後能止雖然不獲其身

必獲其理也不見其人必見其理也記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天理純全何咎之有正心之功此其至矣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臣若水通曰艮爲山重艮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君子觀此求艮止之道不越於思焉而已爾思無邪而後能止出位之思邪思即不止矣位者所處之時之地之事也所思或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事是出位也或滯於時滯於地滯於事亦出位也必無在而無不在勿助勿忘然後能中思是之謂思不出位夫

思者心之本體也思不出位則吾心之本體
正而天理見矣夫思者聖功之本也可不愼
乎

○中孚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臣若水通曰天者天命賦予之本然中正而
信也人之心不中則不正不正則不信皆違
天也是故至中而信則天理流行故利而貞
正則人道盡矣盡人道以復乎天道者也故
曰應天所謂全而歸之也非益之也不然天
予之而我喪之豈應天乎此心學之大端也

○書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傳授大禹以心學也心者人之精神虛靈知覺者也頃刻之間於軀殼上起念血氣用事即謂之人心頃刻之間於義理上起念德性用事即謂之道心故程頤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是也危者危言危行之危言大也微猶滅也惟危惟微二句相因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故人心日以長大則道心日以微滅精以察見此理即學問思辨之事屬知一以存養此理即篤行之事屬行知行並進

即執中之功夫中即此天理是也天理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謂之中允信也執謂有之於己之意信有諸己則與中道而一矣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傳舜只曰允執厥中知行混合體用一原以聖授聖故不待言功夫也至是舜傳禹始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說則又推執中之功夫言之此萬世心學之源於人君聖學最爲切要自後言建中建極言傳約一貫言止至善格物言學問思辨篤行言集義養氣言誠言敬皆本於此舍此則人欲橫流天理滅絶雖有天下不能

以平治矣惟
聖明留意焉
○商書盤庚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遷都告羣臣之言猷謀也黜去也無與毋同言汝羣臣各謀去汝之私心也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傲上從己皆原於私心之發故私心亡則心正矣心正則自無傲上從康之事矣此正心處事之要爲人上者可不知乎
○周書蔡仲之命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告蔡仲之言也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吾心本體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聽側言皆由心之不中不正心既中正則自無作聰明偏視聽之事遠則舊章近則吾身可以無紛更冒亂之患矣爲人上者可不正心以爲萬事之本乎

○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持恭儉而處富貴之言也逸安也休閑靜也德者所得之

理心之中正者也作德則心中自然無所矯戾故內省不疚不憂不懼心常安逸而休休無入而不自得矣若有所矯飾而爲內無恭儉之心而外爲恭儉之事是謂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然有諸中形諸外自不覺眞情之發見矣故曰日拙然則作德作僞在人所自作爾此君子正心之學必貴於謹獨也歟

○詩曹風鳲鳩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臣若水通曰詩美君子用心純固而內外合一也言淑人君子其見於動作威儀之間者既一而有常度矣其儀一則知其心純全專

一而如結矣盖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有不可掩者矣夫心無内外者也故離内以言心不知心者也離外以言心亦不知心者也惟知合一之道則何心非事何事非心何内非外何外非内周敦頤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顥曰無内外無將迎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心之本體也故外則儀一内則心結由中達外其本然者不得而不一也然則君子事内乎事外乎養其中以達諸外内外合一吾心正矣心正而中立焉中立而和生焉是謂大本達道心事一貫聖學之體用備矣

○小雅小弁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臣若水通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其生生者以爲心不忍之心人孰無之故人於被逐投人之兔猶或哀而脫之於死而暴露之骼猶或哀而掩之皆不忍之心發於自然者不容已爾幽王何獨無是心乎乃信讒而逐其子投兔死人之不若矣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心也幽王於是乎無人心矣心非初無也良由蔽於褒姒之譖有天下者秉其不忍之心而擴充之雖斬一木殺一獸非其時不

忍也況於人乎況於親乎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亦惟察識而擴充之爾

○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訛變化之意宋儒朱熹云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以君心者用人行政之本而萬邦休戚之所關也故正心變而邪焉則蔽蔽則王人遠奸邪秉國而萬邦蒙其禍矣邪心變

而正焉則明明則邪人遠正直秉國而萬邦
蒙其福矣故喪亂弘多瘵勞百姓人皆知尹
氏之禍然豈知王心之蔽爲之乎家父訛心
之說其殆知大人格心之學乎惜乎其格之
不豫司馬光所謂治之於著用力多而功寡
矣臣竊願於
聖敬方躋之時益進夫誠意正心之學庶
聖心益正而
聖德益明則正士滿朝奸邪遠迹善正協于萬邦
社稷生靈之福也天下幸甚
○大雅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臣若水通曰畔援言叛此而攀彼無畔援則
心中正而不私也歆羨欣欲愛慕無歆羨則
剛直而不流也文王無是二者故心極其正
而深造乎道也夫人心至虛本無一物本體
中正何嘗有所謂畔援歆羨哉有所畔援歆
羨者皆心與於物者也心與於物則滯於物
而非本體矣文王之心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生殺與奪一隨物付之而已初何有與於物
哉無與於物故無畔援無歆羨所謂天地心
普萬物而無心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
情而無情心之本體正矣本體正則天理盡

矣天理者道之極也故曰誕先登于岸雖然

豈惟文王然哉千聖一[illegible]萬古一理人主苟

能正心乾乾不息廓而[illegible]之神而明之使一

心之中廣大高明一物無所與焉大公順應

是亦文王而已矣

○春秋隱公元年

臣若水通曰此魯惠既沒隱公嗣位之始年

也春秋謂一爲元者何宋儒胡安國曰元即

仁也仁人心也所以明君用也蓋乾元資始

坤元資生者天地之用也人得是元以生仁

也者心之生理渾然萬物一體者也大君者

天地之宗子而勿忘勿助正心體元者所以
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本正則乾坤合德而
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春秋紀元所以
開萬世心學之源也歟

○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天王使來求車譏侈心
失王度也夫遣使需索之謂求命車命服天
子所以錫於臣下也桓王天下之共主以喪
事來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所以然者
以侈心一動莫爲防制顛倒迷惑冠屨爲之
倒置而王室衰亂莫能救也然則心之正不

正豈小故哉

○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齊人執詹者何惡齊也桓爲霸主宜正己以格物尊君以率下而乃以鄭不朝已擅執其執政可謂正已以尊君乎其何以格物而率下也宜乎春秋責備之也歟

○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者何咎文公也王者莫大乎存心存心莫大乎公恕胡安國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

能處大事晉文舉動煩擾憾衛侯之不禮拒之於斂盂之盟則陷於私鑿其智而心不廣矣春秋責晉文以見君人者當宅心以廣大高明而不以私小也

○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齊魯平莒郯何也譏也平者聖人之所貴也何爲而譏之非譏其平也譏其平之不平也蓋無偏無黨王道之平平也以齊魯而平郯莒講信脩睦將利二國以不爭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偏繫於

鄰而失平然之本爾夫鄰莒微國不足以當
天下之十一挾懷私以取平尚猶不可況天下
乎故平天下以之道在於絜矩絜矩者吾心之理
也絜者推吾心以度天下也好善惡惡先正
吾心之矩然後推之於天下而無弗同者矣
故君子貴格物
○禮記禮運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
臣若水通曰宗祝在廟以賛禮也三公在朝
以論道也三老在學以示教也前設巫人以

通鬼神也後設史官以紀言動也設卜筮以
決吉凶也設瞽侑以宣歌樂也大而廟朝小
而左右罔非正人所以養吾心之正也王中
心夫何爲哉守吾心之正而已矣孔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
而已夫人心本正也而有不正者人爲害之
也得人以輔之而已無所爲焉則心之本體
正矣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
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

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若水通曰徵角陽也而右佩陰中陽也宮
羽陰也而左佩陽中陰也皆玉也路寢門外
至應門謂之趨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采齊
肆夏詩名歌之以節行也規圓矩方也鸞在
衡和在軾也人心之不正多引於淫聲古之
君子和鸞之設所以養於車也佩玉之鳴所
以養於行也是故右徵角左宮羽陰陽之交
所以養中和之德也采齊肆夏規矩揖揚所
以養之於行節也行中節也然後玉鏘鳴玉
鏘鳴也然後非心滌非心之萌自外感內者

也心之本體無不正也觸於外感乎內斯主之矣入者主之也非心體之本然也故人君之心在養正而已矣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臣若水通曰學之不明也久矣蓋由其不識心爾知心之病斯能知心之本體矣故知多寡易止之失則知不多不寡不易不止而心正矣是故有以用心於博聞強識之支離者

其失也多有以不用心而徑超頓悟者其失
也寡有以粗心於百姓日用其失也易有以
甘心於自暴自棄其失也上四失者過與不
及皆非吾心本體之正也是故古之教者觀
病以知心因心以救失惟以長養其善念爾
蓋善也者吾心之天理也學者茍知天理爲
本體而隨處體認焉則無過不及勿忘勿助
之間自有易簡之道而帝王心學之傳在是
矣謹以爲
聖明心學萬一之助
○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臣若水通曰致者約而有諸己之意孟子曰
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義之良心人所固
有不待外求樂所以養吾心之中和内外合
一者也朱熹曰子諒讀為慈良易直慈良之
心仁也仁心生則樂矣樂有諸己則安矣安
則不息矣不息則天在我矣天在我則妙萬
物而神矣是故天則不言而民信也神則不
怒而民威也信且威樂以治心之功用至矣

○緇衣子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

必安之

臣若水通曰心者合内外而一之者也故容貌身體皆心也其心可不正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九

正心中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揭魯頌駉篇之指以示
人也夫思者心之神也心體何嘗不正思焉
而幾動則善惡分矣心之本體至正而善也
私意萌焉則邪惡矣而心中正之體無不在
特蔽於私爾思無邪所以復心之本體也人
能隨處體認察見本體而涵養之則內欲不
萌外誘不累而心思之神澄然無事是謂無
邪也不能見理則私心邪念潛伏於中雖欲

規規焉除之不免於滅東生西之患矣欲其
無邪也得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也程顥所謂心
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仁未嘗與心判
爲二物也蔽於邪私則心爲人心而天理滅
矣故違而二之顔子克已故禮復禮復則天
理流行與心爲一故曰不違仁三月言其久
也久於仁也其餘日月至焉者蓋或一月之
内存乎仁或一日之内存乎仁不能如顔子

之久矣如謂必日月而後一至焉豈聖門之
賢之學哉先儒謂顏子有王佐之才觀其心
不違仁是有天德矣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
此顏子所以爲王佐乎伏惟
聖明取顏子之學以志仁爲要尤博求天下學顏
子之學者以爲輔則君臣咸有一德而王道
成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臣若水通曰此聖門心學之要門人記聖人
之所以教人者即子以四教之意也夫心之
本體無一物也如天地之至公有物則非本

體矣張載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四者在人相為終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惟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無四者之病也然此不曰無而曰毋者蓋常以禁止學者之辭也學者誠能體認天理不以己與物克去四者之私(祺斯)為本體之累矣故程顥曰敬則無己可克始須絕四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夫四者既亡則天理自見是謂有事否則雖強無之且將失於空虛流於異學而何可以入道哉此學者所當自究竟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直指本心體用全具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不忍人之心即心之生理所謂仁也即下惻隱之心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便是四端之發隨感而異見爾非謂原有四心也夫惟聖人有是心則有是政者所謂體用一原也君子能知是心而擴充之復其本心也衆人不能則此心雖發將隨

發隨泯自暴自棄者也雖然充之則足以保
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故帝堯之德
光被四表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不能恱
其親而遂肆欲以危宗廟社稷是心充與不
充之間其所係豈細故哉故人君苟不失其
本心之正斯不失天下之心而天下國家可
保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明君子所存之心示人
以正心之學也夫以仁禮存心非謂取諸外

以存之也仁即是心之生理禮即是心之天理同是一理苟能體認此理而心存存即無一念而非仁禮矣此乃復吾心本體之正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心也得其心則得仁禮矣失其心則失仁禮矣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乃得人心之常爾豈別有異於人哉故君子之學在於體認天理而存之隨感而見施之愛人則爲仁施之敬人則爲禮本立而道自生矣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

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臣若水通曰夜氣之說未之前聞也至孟子而始發之於此可以知理氣之合一矣夫仁義之心卽吾心之生理所謂性也旦晝不害其性則夜氣益清夜氣旣清則旦晝之理益

明盖性之存亡係乎氣之清濁氣得其中正即仁義之性也故曰合一柰何人之轉展相害使夜氣薄濁而仁義之良心亦亡要之良心之消長顧人所以養之者何如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心之不可以頃刻失其養也學者誠能隨時隨處察識此心之本體而涵養之造次顛沛必於是旦晝常如夜氣之時則何往而非仁義哉李侗曰孟子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有志於學者所宜務焉

○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人心義人路孟子自重爲不由不求者哀矣於此復致意於放心之求者何哉蓋萬事萬變皆本於心千聖千賢皆是心學欲求放心非強制妄想能之也在於學問爾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之事是也故學問之道不過只爲此心求其放失者而已人纔學問則有以管攝此心發明此心不求而復矣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也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欲之攻尤易以放故尤當自力以求之求之匪他惟學問體認天

理存存於勿忘勿助之間心存則仁存仁存
則義路以由矣存心也者其聖學之要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即天理也欲害之故
失其本體爾莊周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夫欲去一分則理存一分欲去十分則理存
十分而心之本體正矣周敦頤曰聖可學乎
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

溥明通公溥廣矣乎然則志於聖學者必自
寡欲以去其害心者然後可也
○左傳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
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
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臣若水通曰鄧曼知王心之盈蕩而歎王祿
之盡是矣特謂先君蕩之則非也王自蕩也
人之一心至微而見至隱而顯操舍之機在
敬肆之間爾人心皆然而况君心尤易肆者
乎荊即楚尸陳子戟也始制楚兵陳之法用

戟授師伐隨其心驕盈惟盈故蕩一念之微
爾鬼神得以窺之婦人女子得以知之徒以
其身而與國俱斃者不足惜也其爲後世之
永鑑亦至明矣敢爲人君者當正此心以爲
天下萬事之本焉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
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
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
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
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
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

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臣若水通曰無射鍾名窕摦鍾之弊病也人之心無所不感也其可以一或不正乎景王之死心疾也心疾之死曷爲于無射見之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無射之摦者心之感于音者乎是故即音以知其心即心以知其疾即疾以知其不久也決矣人君知此盖必正其心約其情使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亦至矣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

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祈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臣若水通曰哀樂情也情者心之發也敬也者其操之之要乎敬存則心存心存則情正情正則哀樂之發各當其可初非有意爲之也宋公之與昭子當宴而泣其得哀樂之正乎心有不存焉故爾宋儒朱熹曰凡人之病皆可治惟心病則難幸毋陷於心病使無下藥之理哉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

臣若水通曰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亟機發動所由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習於和正則心可正矣夫人心之神皆發於耳目故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百度者心之謂也故耳和目正則心亦正而常存矣夫然後思慮純固言順德昭而民心歸焉爲人君者可不慎耳目之好養其心以爲化民之本

乎伏惟

聖明留意焉

○晉語竇犫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臣若水通曰竇犫晉大夫哀猶慮也登高也賄財也寵位也年壽也富貴與壽三者皆人之欲也然所欲有甚於此者有德有人令名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是其所哀者大矣爲人上者德脩則人歸名從而後皆所性不存者矣簡子能信竇犫之言則哀樂得其正情不蕩而性不鑿矣乎

○楚語觀射父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臣若水通曰觀射父楚大夫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則服正端冕夫純心者享神之本也故正端冕無苛慝純心之謂也語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心之純也聖人純其心以承天之心故昭孝息民天神來格而錫福無疆也爲天地民物之主者可不知所以養其心邪

○唐太宗貞觀元年上謂太子少傅蕭瑀曰朕少

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

臣若水通曰夫人與物莫不有心觀物則知人矣弓工之言不爲無見其殆輪扁之流乎唐太宗知愛弓而不知愛身知弓之木非其心而不自知其心之非正可謂自知自愛乎骨肉相殘閨門慚德非自其不正之心發之乎易曰正其本則萬事理工之言暗合此矣大意一弓之微而尚欲端本如此況人君居

天下之尊乎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使太宗知愛身如愛弓則必於臣之進諫
求正心之術矣而乃不然一時諸臣又未有
知正心之學者以將順其美豈不爲千載英
君之一嘆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上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
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謟
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
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正心爲本一心正則羣

邪不入矣人心危而道心微一有不正則亂
亡相隨太宗蓋知之矣雖然卒未聞其有大
學正心之道治不三代何足怪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
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
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
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

臣若水通曰古先哲王皆以正心爲正萬事
之要故心思之本體無邪也其有邪者欲誘
之也仙道佛教皆其一二也其於身心國家

何補哉李邕引思無邪之言爲戒良有以也
可以爲人君慕仙事佛者之鑑
○唐憲宗元和三年嘗問裴垍爲理之要何先對
曰先正其心
臣若水通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心克正則用人
行政皆出於正而國豈有不治乎裴垍之言
善矣惜乎未聞有正心之學足以格君也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
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
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

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臣若水通曰萬事萬變生於心心正則莫不正矣憲宗聞公權正心之說而改容豈非惻隱之心所發乎然而不能用之使啓心沃心以究正心之學擴充之以保四海惜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正月宋廣東京城宋主旣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旣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一心之邪正不可掩也心

正則天下皆知其正心邪則天下皆知其邪深宮獨處之地淵衷隱微之所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宋祖以重門端直軒豁比其心心有邪曲人皆見之庶乎能知正心者矣宜乎創業垂統遠過漢唐也惜其正心之道知足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乎

○宋哲宗元祐四年東平公呂公著卒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

養性以事天蓋必知所有而後能養所有也
史稱公著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蓋卽孟子存
心養性之意也獨不知其於盡心知性知天
者何如爾茍不知之則所存所養者何事程
頤云只被君家學佛公著父子多讀釋氏書
故其父子反以程頤兄弟爲所見者淺近則
史所謂性者又未可知也故君子之學以盡
心存心爲務以知性養性爲要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
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
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
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歟
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
公宣撫江淮

臣若水通曰觀張浚之言似乎得心學之旨
上可以啓君心之明下足以救人心之溺者
矣雖然知而不行猶爲不知知行並進而後
心學可純也浚以吴玠之故殺曲端則行浸
潤之譖謂之不明詆李綱趙鼎而不獲大用
則以愛憎爲用舍謂之不公不明生于不公

不公由于不察見天理則亦何貴於心學之說也噫心學不純而欲格君心之非望之爲堯舜者未之有也敢附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宋孝宗乾道三年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河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

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宿學爾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玶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人心一而已矣何則天一而已矣故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一時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而一人一時之心或有所蔽故古之聖人必闢四門廣衆論合乎人心之正則天理之公在是矣正心之說首

以爲孝宗告此劉珙所以度越諸臣也歟

○宋孝宗淳熙六年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䟽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盖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

臣若水通曰人君心術之邪正係君子小人之親踈也小人踈君子親則養之以正君心自不能以不正矣君子踈小人親則養之以邪君心自不能以不邪矣君心正則政莫不

正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君心邪則政莫
邪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朱熹心術之論眞
人主之龜鑑也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
辭不至熹旣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
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
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
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憊精
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
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

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本在乎一人一人之本存乎一心未有心不正而能治天下者也亦未有不加正心之功而能正其心者也故心正而六事舉矣唐虞三代之君正心以成治化有本者如是也使孝宗能用熹之言則宋之治未可量也一齊衆楚指爲僞學豈不惜哉

○宋光宗紹熙五年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也出于一今之才也出
于二古之所謂才合德而言之者也今之所
謂才外德而言之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心正則何事而不可爲也又曰開國成家小
人勿用心苟不正則何事而可爲也羅黙喜
人當論其心似矣其曰心苟不正才雖過人
不足取者是未知才德合一之道也夫小人
無才惟君子有之故能開物成務若夫小人
之便捷智不足以周身臣不謂之才也已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九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

正心下

○宋儒周敦頤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臣若水通曰大指天理而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泰舒也化即所過者化之化理無富貴貧賤之殊能化其富貴貧賤之念則與道一而去聖不遠矣故曰亞聖夫心廣大高明天理渾然何嘗不泰人人皆有惟顏子之心不違仁故能見之分明而外物不

累故能化而不滯此所以能亞於聖也學者
知其大皆我固有而隨處體認天理焉此入
聖之門也
○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敦頤曰荀子元不識
誠程顥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臣若水通曰皆一心也自其生理而言謂之
性自其實理而言謂之誠自其主一而言謂
之敬自其極實無妄而言謂之至誠孟子曰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學至於誠
極矣誠心又何假於養敬者所以至乎誠者
也荀卿惟不識誠也故有養心用誠之說不

識性也故有性惡之說不識性與誠是不識
心也非二物也是故知性則知誠矣知誠則
知心矣故君子之學莫先於知心

○程顥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
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臣若水通曰守操而不失也急欲速也迫促
也進道之功有自然之節度也或失則過焉
或失則不及焉皆非自然之本體也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助則
過忘則不及皆不可以進道也故道之進也

在於勿助勿忘之間而已矣是故知道者鮮矣知道者鮮而天下無善治矣嗚呼揭離明於長夜冥行之際正有望於今日

○程顥年十六時好田獵後見周敦頤自謂今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知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動於氣而物欲生焉欲之根既生未易得而除也見天理則人欲消矣顧其根未易拔也必體認天

理之功久則可奪舊習矣顥天資最高而猶
不能忘少年之習於涵養積久之下者以病
根在也然而下顥一等則其欲根之萌枝葉
扶疎將折斧斤矣而顥獨先知之易曰顏氏
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程顥
其殆庶幾乎

○程顥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之形氣用之
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
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臣若水通曰性者心之生理也與天地萬物

爲一體者也何限量之有人惟私欲蔽之而
廣大高明之體始小矣故孟子盡心知性知
天盡心者不蔽於物廓其廣大高明之量而
性自見矣旣知之存之而不失所以養性事
天不外是矣人主留心聖學宜不出於斯二
者伏惟
深宮之中臨御之時隨處而加察焉
○程顥曰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程顥之
言其本於斯乎夫人一天地也而心果有二
乎哉天地之心何心也生生不息者也人其

在生生不息之中最靈者爾心果有二乎哉
是故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卽鬼神之心卽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卽途之人之心宇宙
內只一心而已矣知乎此者可與識心矣故
可以知道矣

○程顥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
合內外體萬物

臣若水通曰心非物也神也神妙萬物是故
合內外體萬物而不遺是以謂之神聖人之
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神也無在無不在之
間吾心自然之本體乎是故學者勿助勿忘

之時而天理見矣滯於物而不通則亦物焉
而已矣豈此心神明之本體乎易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

○程頤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
私心

臣若水通曰心一也而不同者非心之本體
然也程顥云人能將身在天地萬物中作一
倒看多少快活是故天體萬物而無外聖人
體萬民而不私私心亡而萬殊一矣故宋儒
葉采亦曰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其
知此矣是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公溥

○邵雍曰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吾心者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一仁而已矣則亦何過之有哉是以口不失於人也足不失於人也色不失於人也三者盡而聖人之善事其心者可知矣是故聖人之無過以其無違此心也無違心者善事心者也非以此事彼之謂也事之即心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則爲人君者知善事其心則知善事其天矣

○張載曰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

無一物非我

臣若水通曰人心廣大天地萬物同體者也見聞之念起於軀殼之私則廣大之體蔽而身外皆非我矣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其性一也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也是之謂見大見大則小不足以梏之矣

○張載曰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臣若水通曰心者人之神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也惟求道於耳目聞見之際而神明

之體始累於是乎有不知不能也見聞何貴
於人哉惟曰盡心焉爾矣盡心者廓去其私
則本體圓全而心所從來可不求而知矣若
復求心之從來則玄矣
○張載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
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臣若水通曰意必固我私心也非廣大高明
之本體也天理見則私心亡此盛則彼衰消
長之理也孔子之戒門弟子以絶四毋意必
固我正心之功斯其至矣張載乃推原於天
理又發前人所未發也四者絶而天理全則

誠可復矣不然則強制之猶爲克伐怨欲不行焉爾何足以語誠哉

○張載曰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要平曠熟後無心

臣若水通曰張載所謂平曠即勿忘勿助之間也得此則得其理矣失此則失其理矣故茫然而失者謂之忘鑽研太過者謂之助過猶不及爾學者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平曠自然之氣象自見矣

○張載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

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
正矣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失事遷之也惟執事敬
則心事合一而本體立矣本體立則視聽言
動無往而非本體之發夫惡得而放之夫人
之心不可欺也知其不可欺恒若嚴師之存
而本心無不正者矣

○呂大臨論心曰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何有不
正常人之心有滯於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故

與天地不相似而鑑空衡平之體立矣正之
之功何如曰敬而已矣是故人君一敬立而
萬事出天下治矣
○胡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
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姸醜盖得其道而握其
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
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臣若水通曰物皆有要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夫帝王之業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是
故心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達道行焉
王業以建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孟子曰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故爲人君
者莫先於講明正心之學
○楊時曰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
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能成帝王之大業
乎
臣若水通曰萬事本乎一心心無主則一擇
之隨可以亂我方寸矣況能應天下之大變
乎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有主也人君
爲天下之主者其可弗之思乎
○朱熹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
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

無有不正

臣若水通曰一人謂君也人君之於天下萬事萬化皆生於心故心者治化之原也朱熹之言誠爲根本之論矣人君之學可不思所以正心以開治化之原乎

○朱熹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

臣若水通曰至虛至明者心之本體也私欲障之則本體昏而物至不能照矣君子之學去其害本體者爾若復以心求心則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張栻答劉宰書有云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處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

臣若水通曰端本澄源之道在體認天理而已矣天理有見則私欲自消氣習自化若有防檢之心是又生一心也滅東生西豈有窮乎此張栻端本澄源之論所以不可易也

○張栻擴齋記有云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

仁義之不可勝用豈有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
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
臣若水通曰充擴也穿壁踰垣爲盜者也夫
心之本體一天理而已矣自其隨感而發則
有仁義之分然皆本於人之一心爾實非自
外至者也我固有之者也是故充其仁義而
天地草木咸在其中矣故曰心體天地萬物
者也人主誠能知是心之大而加擴充之功
則足以保四海而無餘矣
○陸九淵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
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

之爾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得其公正即天理也天理至易簡也何有於支離陸九淵存心養心求放心之說蓋本諸孟子是矣但謂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是放賊之者一心防之者又一心也其端將無窮不可得而除矣且謂暢茂條達非識其根本而立之何以能致所謂根本者天理而已矣察識天理而存養之則戕賊放失之端可以不防

而退聽至於本立道生而暢茂條達自不能
已矣臣敢以是廣九淵之說伏惟
皇上體而用之以爲正心正百官萬民之本天下
幸甚
○陸九淵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
皆具是理
臣若水通曰心卽理也理卽心之中正也一而已
矣而云具者是二之也心得其正故靈惟靈故明
非有二也不觀之心失其職者乎心失其職則亦
血肉之軀殼而已矣何有於靈邪惟不靈故不明
此心理合一之驗也周敦頤曰匪靈弗瑩靈明一

也九淵顧以明屬於理而屬靈於心豈非二之也
哉九淵謂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臣亦敢以是
疑九淵焉

○陳埴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
而定

臣若水通曰人心如鏡者何也本無物也故
物來則照物去不照照與不照而鏡之本體
自如也照在物而不在鏡也無將無迎順其
自然聖人之心不失其本體如是而已矣故
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此焉

止矣是故本體得而學問之功終矣故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魏了翁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
而著
臣若水通曰心者廣大而無外周流而無窮
者也無遠近無小大無顯微是故近而能遠
小而能大微而能著故盡心存心而天下之
理盡之矣人君之治天下可不務乎
○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
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
哲為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誘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滞若使胷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諭蔡哲之命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先之以義利公私之辨明其幾也終之以止
水明鏡之喻明其體也可謂深得心學之要
者矣仰惟我
皇上當以
聖祖爲法而在位諸臣亦當以蔡哲爲法則君臣
咸有一德而治化成矣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
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
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懇之心萌則巧僞之心
杜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
自無物我之累爾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則彼
衰乘除之理然也我
皇祖諭學士以人心道心倚伏之幾其深得帝王
精一之傳乎夫心一而已矣純乎天眞謂之
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即
道心道心之失其正即人心非有二也仁愛

正直羞惡忠慈之心皆天理也忮害邪詖貪
鄙巧僞之心皆人欲也天理日進則人欲日
消人欲消盡則純是天理化之者爲聖人故
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千聖千
賢之貫也此
聖祖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
○洪武十九年正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
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〻 師吾其性人與天本一理也人苟體認天理於心無私蔽之累則一念之愛足以利物而不爲姑息之小仁一念之明足以周身而不爲奸欺之私智一念之節制時豐而豐時儉而儉而不爲違道之豐儉皆天理之流行矣天理流行與天心合矣

皇祖與侍臣之論及此其天人合一之心乎仰惟

聖明體
皇祖之心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家國天下永荷
其無疆之休矣

○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幸其中召學士宋濂
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
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
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
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
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
洋乎如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

志俾弗懈愈虔

臣若水通曰人心虛靈常在也蔽之若出覺之若入故在操舍而已

皇祖造亭宮城扁曰觀心親幸體認齋一於斯即成湯銘盤之意也有事於天地廟社致齋亭中返觀却聽上契沖漠洋洋如見即文王昭事之敬也惟其操心誠一弗二此所以應天順人肇造鴻業以開萬世之太平善於已而垂諸後其佑啓之意深矣

嗣聖尚當以

皇祖之心爲心存養於未事之先廓然大公靜則

定矣及事物之來隨幾順應動亦定矣如是
則
皇祖之心豈不在我而
皇祖之緒豈不永之於無窮也哉
○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
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夫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治本於善政天下之政
本於君心堯舜以精一執中之心行精一執
中之治體用一原耳惟
皇祖契之故發探本之論也譬之木焉心其根矣

政治其枝葉花實矣培植其根則生意滋息
枝葉花實固其一本之發也人君能涵養以
正其心則天理純全達於政事而治化成矣
不立天下之大本而欲致天下之大治是斧
其根而漑其葉也豈可得哉仰惟
聖明因
皇祖之言而反求之即存堯舜之心而致堯舜之
治矣愚臣不勝願望之至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
心章講義
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

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私也而有一焉即失其本體而心不正矣人君居崇高之位好樂尤爲害心不可不深戒也

太宗文皇帝因解縉等講大學正心章而尤以好樂爲戒真可謂知正心之先務者矣又以虛

靜應物比之鏡水自然天理誠至夫天
理二字千聖千賢之大頭腦也人君於心得
其正時認取則天理見矣涵養而擴充之則
王道不外是矣宋之人主乃厭聞正心誠意
之說無恠乎國祚之不競也惟
聖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資求堯舜禹湯文武之
心學當近以
祖宗正心之論爲的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終

[illegible]